



长颈鹿丛书

藍調孤獨

● 行藻著

5

8

I247.5
1418
2

0052441



女子学院 0052441

蓝调孤独

行藻 著

(京) 新登字 145 号

蓝 调 孤 独

行 藻 著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宏伟胶印厂印刷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35 千字

印 数: 7555 册

版 次: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8-1048-2/I·252

定 价: 5.00 元

没有荒芜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举世闻名的鲁滨逊。没有孤寂的磨砺，也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和创造。

早行者、远行者往往旅伴廖廖。

树叶都被我们摇光了，那企望不及的金苹果依旧高挂枝头。其实，真正的财富恰恰在于那平凡得寂寞而几乎埋葬了我们的、如日子般众多的落叶堆中。

我谨以此书献给你——亲爱的“安妮”，意为：可敬可爱的、真挚善良的、聪慧勤勉的、相互关心而有时孤寂的、我的姐妹。

当你感到孤独和寂寞时，就请你同我一道，用寂寞这最后的犁铧，来垦殖孤独这块永久的处女地吧。

希望我也是你的“安妮”。

——作者



作者小传

行 藻，女，本名刘为，1968年生于北京，祖籍安徽。15岁开始小说创作，读完高中后从师学习戏剧文学，并自修了文艺美学等专业课程。发表有《高先生》等若干短篇和诗歌，并有应用美学与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个人发明“音乐·色彩·灯光系统”荣获国家专利。目前在独立从事文学写作。《蓝调孤独》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其姊妹篇《垦殖孤独》正在创作中。

ISBN 7 - 5008 - 1048 - 2 / I · 252

定价：5.00元

前 奏

“你怎么了？像中了魔似的。”她一遍又一遍问自己。自从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失去了自己，感到对自身的困惑不解。

“夏雨啊，夏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莫名其妙。他使你丧失了那么多，可你，却偏偏要来主动地宽恕他。这合理吗？也许；这合情吗？也许……”

四周冷冷清清，水和着落叶铺在路面上，在这个暑末阴雨的下午，在城南这条僻静的小路上，走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四米来宽的路面，右边是黑色的被风吹皱的护城河，河水默默地向东流去，荫翳的岸柳在风中懒懒地荡着枝条。左边是灰色的带电网的高墙，在苍茫的天空下传染给人一种阴沉郁闷和惶恐莫测的感觉。

这氛围使她冷静了，然又毋宁说让她茫然了。

“怎么好像不属于自己了呢？我不是来了吗？可是，这究竟将会意味着什么呢？……”她感到身上忽冷忽热，脑袋里乱作一团。“太阳，太阳在哪儿？怎么一切都蒙昧不明。”她抬起头使劲地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吐出，甩甩头发，却依旧摆脱不了矛盾和困惑的缠绕。她垂摆在腰际的辫梢被雨水打湿了，清瘦的身体在素白的衣衫下挺直着，然而面部神情并未显出多么的坚定自信。她依旧往前走着，压低了伞沿儿。

一阵凉风袭来，掀起她的衣角，撩乱了她额前的发缕，她站住了。雨已停歇。

路的左边出现了一条岔道，她看见一块十米见方的空场，空场的一侧是一排平房，房前齐檐架着一个大铁棚，棚里放着四排长木椅；另一侧大约是座锅炉房；北面，即她此时面对的是一扇红漆大铁栅栏门，门上方的石梁上刻着五个黑色的大字：北京市监狱。

夏雨的脚下好似生了根一般，木然地站在那里。当她茫然未定地站在那里的时候，大门侧方的一扇小门被打开了，里面走出三个人，一个穿白警服，一个穿绿军服，另一个穿黑衣裤，剃着光头，显然是个被刚刚释放的囚犯。这穿黑衣服的人手里

提着一个不大的包裹。令夏雨惊异的是，他手中竟还提着一个非常显眼的、与这一切都很不协调的东西，一只泛旧的提琴盒。这人站在门口，与那两个人握手，说了几句什么，之后他们便挥手告别；那两位回头又进了门，黑衣人便向这边走了过来。

忽然这人站住了，当他看见夏雨，看见了这个他走出大墙铁门后遇到的头一个人，一个看上去素雅、端庄、娴静而又善良的姑娘。夏雨并不认识他，可这个人却好像见到了一位久别的亲友，一下子站在了那里，眼睛里闪着激动和成分复杂的光芒。

此时，夏雨仍撑着伞站在路边，见这个光头的男人凝注着她，她不由得一颤，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两个人同样惊异的目光相遇时，夏雨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她非常害怕。对方也是个青年，看上去不过二十三四岁，此时他正迟疑着往前走，夏雨真希望他快点走过去，可这人似乎要停下来，嘴角动了动。终于，他眼睛中苦涩的光使他咬住下唇，低了头，之后抬脚咚咚地走了过去。夏雨轻轻地舒了口气，侧过头去看着那人向着自己来时的方向走去；忽然，这人又站住了，但没转身。夏雨重又紧张起来，躲在伞下窥视着他。那年轻人再次转回头

来，望了望夏雨，而后，一扭头，大步向前走了。

她摒除不了惊异，她久久地立在原地，难以寻出答案。她望着那提着琴盒、负着包裹的青年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

“主啊，保佑他吧。”夏雨对着小路上那个孤独的身影默默地祈祷，微微地叹了口气。一片细柳叶飘落到她的肩上，滑坠了。

她不再迟疑，收了伞，起步向那大门走去。

接待室窗口，夏雨递进去事先联系好的接见信，里面的人又看了她的证件，之后打了个电话。五分钟后，那小门又被打开了，方才那个穿军服的人又从里面走了出来。

“是你来看孟萝寂吗？”他微微打量着夏雨，语气和目光都很温和。

“是的。”夏雨点头。她的脸上开始发热。

“我是他们中队长，跟我来吧。”

进大门？哦，当然。夏雨紧张地跟在队长后面，在心中暗暗划着十字。

进了门，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条笔直的五米多宽的柏油马路，在一百米外路的拐弯处伫立着一堵标语墙，路两侧是高大笔直的白杨树，左边依旧是高墙电网，右边是一排房子。这里就是监狱？倒不

如说像个工厂或军营。“当然，里面一定还很大很大。”她想。是的，这里就是监狱，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

“你是孟萝寂的……”

“女儿。”夏雨接上道，同时感觉心中很不是滋味。

“喂？”队长思忖着站住了，“女儿？”他好像有些奇怪，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眼夏雨，似乎惊奇孟萝寂怎么会突然间有了个女儿似的。

“接见信上不是写着吗？”夏雨怯怯地说。

“啊？哦！对。”队长笑起来，“我知道。”说着又继续往前走。

夏雨于是明白了。“傻瓜！”她笑自己，“你要得到的不正是这个吗？！”

“第一次来？”队长问，扭头又看了看她。

“啊，是的。我觉得该来看看他。”夏雨此时不仅解除了胆怯，还有了几分自得，但仍未消除不安。这里对于她来讲毕竟太陌生、丑陋而难堪了。这里的一切又显出深不可测、生硬、灰冷的色调，只有队长是温和的；那几个持枪的门卫站得笔直，好像没看见她夏雨。“可是，”她继续道，“我对他的情况，我是指他的精神状况一点不了解，他……”

“不必有顾虑，你做得对。你能决定来，并且确实来了，说明你非常勇敢。不足二十岁的女孩子，了不起！而且，你来得非常及时。”

及时？什么意思？这意思被队长投来的赞赏和鼓励的目光所引起的她的另一种情绪给盖没了。

“唉？你来的时候大概碰见一个小伙儿了吧？”

“阿……对。怎么？”

“他和孟萝寂都是我们中队的，两人睡上下铺，是忘年交。他那把小提琴你肯定注意到了，是你父亲送他的。”

“哦？”

“这小伙子叫辛农，是个孤儿，人并不太坏，刚进来时想死，是你父亲的琴声救了他。前一段你父亲病得很厉害，情绪坏透了，他的这个‘学生’天天守着他，祈祷什么让上帝派天使来救救他。辛农上星期就可以出去，可一直陪你父亲直到今天你来……”

“是这样……‘辛农’……”

他们上了一段很宽的台阶，走进一个宽敞的会议室，中间一排三十多米长的桌子。

“你先坐，我去叫孟萝寂。”队长为夏雨抻出最边上的一把椅子，然后转身又出去了。

房子里岑寂昏暗。闷雷滚过，密集的雨又紧张地下起来。卑湿的路面上淤积起泥水。

夏雨悄悄打量周围的摆设，然后慢慢地走到长桌后面，在那把木椅上坐下来。她感到有些疲惫。窗外屋檐上的雨水帘子一般倾洒下来，牵着她的目光和思绪。在这似乎静滞了的时间和空间的雨幕里，什么东西被吞没了，又似有什么在隐隐地呻吟和悸动，夏雨感到些微的孤独和不安。她的耳边恍惚飘荡一首琴曲。她叫它作《夏雨》。

她来此是为了寻求一种平衡，一种超脱。七年前的那幕悲剧使她、使好几个人的心理天平倾斜了。孟萝寂，虽然她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但她曾一度称他为“父亲”，可他，却诱奸了她以及邻居当时只有七岁的筱惟。事后，孟萝寂似乎精神失常了一般，跑去自首，说他害了自己的女儿，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件给两个女孩子的心灵印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忽然间世界使她们感到如深渊一般可怕了。

十天前，夏雨在家中意外地发现了母亲廿年前的一本日记。她为什么要偷看了它呢？去问上帝吧。夏雨的母亲叫夏爽；但她也不是夏爽的亲生女儿，她的生母名叫叶雨，生下夏雨时便带着屈辱和

遗恨离开了人世；她的生父欺骗了夏和叶。尽管夏爽痛恨那个男人，同样的遭遇却使她收养了叶雨同那男人的孩子，取名夏雨。夏爽在夏雨四岁那年同孟萝寂结了婚，但没有再要孩子。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夏雨拒绝接受而又不得不面对这一切，她惊异、悲忿、苦恼，她不明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焦灼、烦躁，感到一切都变了质。她跪在圣像前长久地祈祷，经受着痛苦、沉重而复杂的内心压力。一种事物坍塌了，她得去艰苦地重建。

一个偶像树立了起来，忽然间照亮了她，那样高大和完美。“主啊！打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吧！让光华揭露黑暗这无休止的镇压！”她万事搁浅的心开始重新起锚了。她崇拜她。那是她的养母。她视她为自己真正的母亲。母亲做祈祷时是那样地虔诚、美丽、圣洁，她优雅的谈吐、举止，她的音乐才华，还有她对母亲的同情、感激、敬爱都统统上升为崇拜，其中最为重要的、无以伦比的，是母亲那伟大的善良和宽广的心胸。

“让我们来感谢主的创造力吧。”她学着母亲的话说。忽然间奇怪地笑了起来。她感到幸运，产生了一种神妙的冲动——她渴望能成为母亲那样的

人，那样的女人——拥有一种超凡的气度、无比的善良，并且要做得比母亲更骇世惊俗。她二十岁的心由此开始了不安、焦灼，渴望马上将这一宗教式的狂热付诸行动，从中体味一种超越的快意和自豪。她认为自己已不该再是丑小鸭了，她长大了。不久前已正式受洗成了真正的“主的孩子”。她需要尽快行动。或许，她也会获得同样的钦佩、敬重、感激、甚至崇拜！

她被自己二十岁的信念激动着，终于，她在圣像前睁开了双眸，目光熠熠发亮；终于，这一天，她来到了这里。

就像唐·吉珂德读了骑士小说，便穿戴了盔甲，骑上瘦马，出发行侠去了。当然，夏雨，就是夏雨。

她的养母曾“宽恕”了她的生父，现在她要来“宽恕”她的“养父”，这听起来荒诞而别扭，但她就是要这样做的。虽然她在心底隐藏着一些顾虑，比如不知道这对母亲意味着什么，背叛？不，可是她不能告诉母亲，母亲并未表示过要宽恕她的养父一如当年“宽恕”她的生父。为此她很不安；她尤为顾虑的是，不知道孟萝寂的态度将会怎样；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的情绪与主的仁慈竟发生了矛盾，为什

么自己不能把心中的怨恨和表面的宽容统一起来。

她的脑子里千头万绪，突如其来的一切使她混乱了许多天，越理越乱，越搅越稠。她时常神经质地对自己说话，神经质地对外界做出过敏或错觉的反应。有一日她忽然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之后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母亲说她做祈祷的时间太长，恐怕是走火入魔了。她感到难以控制和调整自己，一种力量牵引着她。时间紧，机不可失，她于是就带着那种混乱的理念，行动了。她的行动几乎是身不由己。

这一天阴雨绵绵。此时，她坐在这个寂静空洞的屋子的一角，竭力调整着思绪，想把事先准备好要说的话题再理一遍。可脑子里空空如也。她想像着孟萝寂出现时自己该怎样做，但她猜不出他的样子以及自己那时的情绪。“管他呢！”她孤注一掷，索性什么也不想了，只是忐忑不安而无奈地等待着，倾听着屋外的雨声和心中的、关于她自己的音乐。

脚步声，踏着水由远及近，门开了。夏雨的心骤然间提到了喉咙口，在那儿咚咚地狂跳，呼吸也便无可奈何地急促起来。“镇定些！”她暗自道，咬紧牙，“镇定！天哪，真糟糕！”她太紧张了，她感到手臂颤抖起来。她竭尽全力将迟钝的目光移向门口。

一双脚，是队长的。他收起雨伞，对着门外道：“进来吧。”

“哦，不！别进来！”夏雨额上渗出了汗，恨不能钻进地缝。这时，一双穿着黑布鞋的脚一前一后、拖泥带水、犹疑地迈进了门槛，站在那里。不知为什么，这一串动作传递给夏雨的竟是一种有些滑稽可笑的感觉，因为不知为何那竟让她联想到了娄阿鼠。不过此时她无心去笑，她几乎快哭出来，她感到了自己的年轻，她的腿轻微地抖动起来，而眼前的这个人却稳稳地、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势直立在那里，从容，甚至洒脱。这多滑稽！~~本本倒置~~。“主啊！救救我吧！”夏雨的手心出了汗，她不知所措一动不动地呆坐在那里，同自己进行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抗挣。

“感觉郁闷时，走进雨中／感觉孤独时，走进音乐中／但不知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些什么。”冷不丁地，这个穿着一身黑色囚服的人似乎在自言自语，莫名其妙地忽然间这么说，一开始便完全出人意料，直着目光。

一声响雷便会让她土崩瓦解，然而雨依旧平静地下着，像一个兀自的、没完没了的睡眠。夏雨开始惊觉了一下，之后清醒过来，又被这突如其来的

场面弄呆了。我一定在这几秒钟内瘦了好几斤！这个人是不是本来就精神失常才进来的呢？他方才说的是什么？谁的诗吗？”她想。夏雨恢复了自制，此时她慢慢站了起来。

“我的，我作的诗。好吗？”那个可怕的怪人微笑了起来，并不看此时从桌子对面缓缓站起来的夏雨。他的目光所能触及的是夏雨身后冰冷砭骨的白墙，所能听到的是身后房外欢悦如注的雨声。

孟萝寂，他苍老了，几乎令夏雨认不出来了，板刷一样的头发已经灰白，他只有四十六岁，仍旧架着那副从夏雨头一次见到他时就戴着的玳瑁镜，这使他显得深沉和儒雅，但此时的他一副落拓相，精神萎顿，镜片后面的目光浑沌中游移着一丝幽幽的光、神秘的光，但其中不乏一种洒脱的力量。

夏雨想起从前。那时每天孟萝寂都要教她和筱惟练小提琴，那时他有一头极为英俊的乌发。那时家中墙上曾挂着他的十寸照片，照片上的孟萝寂穿着黑色的燕尾服，身材修长，表情丰富，正在目光闪烁踌躇满志，指挥交响乐队演奏他新创作的曲目，那阵容，那气势，那场面，那辉煌的灯光，那时的一切……已荡然无存，这位颇具才华的音乐家已未老先衰。